

寻访『日本老八路』

董炳月 著

二の問題は、

錦州城改

北

錦州城

出入口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 生活書店 出版有限公司

寻访 『日本老八路』

董炳月 著

Copyright © 2015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.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寻访“日本老八路” / 董炳月著. — 北京: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, 2015.12

ISBN 978-7-80768-121-2

I . ①寻… II . ①董… III . ①八路军—抗日战争—史料
IV . ① E297.3 ② K265.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8931 号

图书策划 郑 勇

责任编辑 郝建良

装帧设计 罗 洪

责任印制 常宁强

出版发行 **生活书店** 出版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75

字 数 120 千字 图 50 幅

印 数 00,001-10,000 册

定 价 32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-64002717; 邮购查询: 010-84010542)

目 录

题 记

- 引子：东京秧歌……………1
- 一 二森范子：与龙之子共生……………7
- 二 “八路夫妻”：相原协与相原庆子……………19
- 三 中村义光的三个名字……………38
- 四 温泉乡不眠夜……………65
- 五 幅敬信：孤独的“日本兵”……………82
- 六 “满洲新娘”的崎岖人生路……………105
- 七 在天山庄看中国地图……………126
- 八 柳邦男：永远的“中国情结”……………142
- 九 沟胁千年的革命生死恋……………164
- 十 成冈睦美：从大蒲柴河到敦化……………184
- 尾声：“国籍”暧昧的人们……………208
- 后记：未讲完的故事……………216

引子：东京秧歌

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看各种人。——我怀着这样的目的在日本留学、旅行、结识不同类型的人物，终于在 2002 年春夏之交走进了“日本老八路”这个特殊群体。

本来，由于年龄、生活环境、专业等方面的原因，在我的意识中，日本人当了兵自然就成了“日本鬼子”。但是，1994 年 2 月到东京留学之后不久，这种意识发生了改变。当年 11 月，东京女子大学在枫叶灿烂的初冬季节举办一年一度的校园节，学汉语的日本学生用汉语演出中国现代剧作家田汉的剧本《咸鱼主义》。那个剧本创作于 1936 年年底，是宣传抗日的。我应该校中文教师下出教授之邀前往观看，在排练场见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女老师，姓德永。这位老师虽为日本人，但汉语远比一般中国人标准、流利，而且音色优美，足以做播音员。是她在具体指导学生们排练、演出。日本朋友告诉我，德永老师中国话说得好，是因为她年轻时曾在中国东北参加八路军，在八路军医院当护士。从那以后，我明确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也有日本人，并开始关心类似

的问题。1998年年初，留日归国的方军撰写的《我认识的鬼子兵》一书在社会上引起反响，我便想到那些日籍解放军官兵，不知道他们晚景如何。比起方军笔下的日本老鬼子，他们更应当被中国人了解、记住。

2002年年初，在北京过完春节返回东京，我有了大概三个月的自由活动时间，于是便决定寻访当年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日本人，了却数年来的一桩夙愿。把旅游和历史探访结合起来，做一点书斋之外的工作，也不失为一种休息。恰巧，2月24日下午，一个民间组织在东京繁华区新宿举办“东方文化节”，我因此有了一个结识更多日籍解放军官兵的机会。

集会前，主办者高山女士告诉我，参加者主要是从中国归来的日本“残留孤儿”和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日本人，其中有日籍解放军官兵的组织“回想四野会”的成员，所以我欣然前往。文化节的程序进行到一半，各方代表致辞之后，众人开始“恳亲”、交流，高山女士便将一位参加过解放军的日本老妈妈介绍给我。老妈妈名叫相原庆子，从她的名片上，我知道她现在的身份是相原医院理事。

相原庆子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，这个年纪的人如何在半个多世纪前参加解放军？问起来，才知道她1946年十九岁的时候在东北参加解放军，今年（2002）已经七十五岁了。

她说：“头发染了，所以看不出年龄。”

她说她当年参加的是第四野战军，林彪的部队，在野战

医院手术队当护士。因为是用日语交流，“林彪”二字的读音变成日语，我一时未能反应过来，便问：“谁的部队？”

这次她用汉语回答说：“lin-biao。”

不得了！眼前这位日本老太太居然知道林彪！我问她是否见过林彪，她说见过。问她对林彪的印象，她的评价不错：“很温和的一个人，非常亲切！”

她是昭和十七年（1942）从日本去中国东北，昭和二十一年（1946）年参加解放军，昭和二十八年（1953）回国，当了七年解放军，七年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

提起当年的从军经历，她很自豪，说：“能够参加八路军，真是太好了。现在家里开着医院，有几亿日元的财产。但是，如果问我是想要钱还是要那七年的经历，我会说我要当八路军的经历，我不要钱！”

她还告诉我她的丈夫当年也参加了八路军，在八路军部队当军医。

相原庆子说她参加的是“八路军”，我后来认识的参加过解放军的日本人无一例外地以“八路军”自称。八年前在东京女子大学，友人介绍德永老师的时候也是说她参加过“八路军”。算起来，这些人参军入伍的1947年前后“八路军”的番号已经停用，他们参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东北民主联军。那么，他们何以自称“八路军”？我想，这是因为，对于他们来说，“八路军”是共产党军队的代名词，这个名词中包含着他们对共产党军队的历史记忆与政治认同。实

际上，“八路军”这个名称倒是十分符合共产党军队的历史与本质。1937年8月诞生的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西北红军主力改编的，成为华北地区的抗战主力军，抗战结束后到原伪满地区接收的共产党部队东北野战军（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）的主体也是原八路军一一五师。相原庆子见过的林彪，就是在抗战初期痛击日军板垣师团、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。

“愚亲”之后有跳舞、弹琴之类简单的文艺表演，在那样热闹的环境中无法细谈，我便对相原庆子说另约时间登门拜访，并请她给我介绍到会的其他“日本八路”。她把坐在不远处的一位身材矮小、打扮时髦的老太太指给我，说：“那丫头，是和我一起参加八路军，还把我们的事情写成书了呢。”

“那丫头”这称呼说明了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。演出的间隙，相原庆子招手把“那丫头”喊过来。我与“那丫头”交换了名片，知道她名叫二森范子。二森说她写的书名为《与龙之子共生》，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就出版了。相原和二森都是“回想四野会”的成员。

文艺表演结束，文化节进入最后一个项目——扭秧歌。桌椅被移在一边，许多人在腰间系上大红绸，手里拿起了红色大折扇。播音器开始播放秧歌伴奏带，刚劲的锣鼓声响起来，嘹亮的唢呐声响起来，人们围成一圈扭起了东北大秧歌，欢快又热烈。

“你们也扭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们也扭！”相原和二森说着，接过别人递过来的大红绸系在腰间，加入到扭秧歌的队列中去，有板有眼地扭了起来。

我在北京的时候，偶尔看到街头有人扭秧歌，不喜欢，甚至有点烦。每周星期二早晨从海淀区的花园村去建国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，乘114路电车在木樨地换车的时候，常常看到木樨地立交桥下一群老头儿、老太太敲锣打鼓扭秧歌。正是早晨上班的时候，路上车流滚滚，行人步履匆匆，他们却在那里敲锣打鼓扭秧歌，似乎是成心展示自己的清闲、与大伙儿闹别扭。但是，2002年2月24日那天下午，秧歌在我的心目中突然有了新的意义。窗外春光明媚，不远处就是新宿的摩天楼群，而一群国籍暧昧的人在那个大厅里扭秧歌，锣鼓喧天，红绸飞舞……

秧歌扭完，文化节结束，众人开始收拾大厅。高山女士问我收获如何，我说“抓住了两个女八路，但‘会长’去向不明”。她说会长家住山梨县，路远，正要离去，并把正在从大厅往外走的会长指给我。在大厅的入口处，我追上了正在弯着腰换鞋的会长，与他交换了名片。从他的白发、他的沉默、他肃然的表情、他锐利的目光，我感觉到了一种老军人的气息——那与相原庆子和二森范子的亲切平易完全不同。

会长名叫中村义光，身份是日中和平友好会本部会长、

山梨县会长，名片背面还印着四个头衔，分别是：中国人民解放军回想四野会会长；山梨县·四川省友好县民会议理事；中国解放纪念章颁发全国审查员；中国归国者自立指导员。

寻访“日本老八路”的行动，就这样开始了……

一 二森范子：与龙之子共生

“东方文化节”的次日，为了搜集日籍解放军官兵的相关资料，我去了高山女士的旅行社。高山女士能够认识许多从中国归来的日本老人，主要是因为她经营旅游业。那些日本老人经常参加她的旅游团到中国去旧地重游。他们年事已高，行动不便，而高山的照顾很周到。高山的父亲是中国人，母亲是当年日本战败后滞留东北的日本人。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中国是我爸，日本是我妈。”她是日本人所谓“残留妇人”子女，80年代初从中国回到日本，特殊的身份使她更容易获得那些日本老人的信任。举办“东方文化节”，既可以促进中日两国人的交流，又能够扩大客源，一举两得。2002年的文化节已经是第四届。她把前一年文化节的录像带播放给我看，于是二森范子出现在电视屏幕上。在去年的文化节上，二森范子和日本小有名气的节目主持人西映二一起当主持，所以镜头经常对准她。可能是因为认真化了妆的缘故，去年的二森看上去比今年年轻得多，秧歌也扭的更正规一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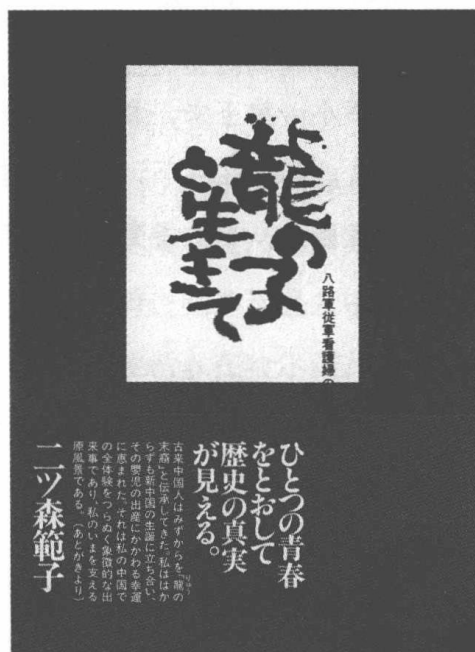
提及《与龙之子共生》，高山说公司里就有一本，并拿来

给我看。该书是一家名叫“こうち書房”的小出版社出版的，上面有二森范子的签名。书的销路似乎不太好，现在好像还没卖完，高山说二森曾托她的旅行社代售。我说我要买一本，她马上给二森打了电话，二森说“家里还有，那一本送给他”，于是那本书就成了我的。二森老太太不知道，她的声音通过电话传过来的时候，她的形象也在电视屏幕上的秧歌队伍中时隐时现。

在随后的几天中，我通读了《与龙之子共生》，于是，另一个二森范子浮现出来。

1929年，即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的前两年，二森范子出生在日本山形县的一户农民家中。那时她还姓“高桥”，“二森”是她三十岁时结婚之后的姓。她的家乡位于日本本岛东北部，是贫困的山区，兄妹七人加上父母、祖父母，十一口人生活在一座二层木楼中。木楼楼上住人，楼下用作马厩、仓库、水房等。关于童年时代的生活，二森写道：

在楼下是马厩的屋顶下，雨天晴天总是弥漫着一股马棚的气味。上了小学之后，家人常常让我到河里给马洗澡。我并不是不喜欢给马洗澡，但洗农具会让我感到更快乐。平日帮着干农活，打水，捡柴，那是一个儿童不会闲着的时代。能够把马牵出去玩是愉快的时光。夏天，把河里凉丝丝的水泼到马身上，马非常快乐，温顺



日文版《与龙之子共生》的封面

的眼睛也好像快乐得眯缝起来。回到马圈，用掺了少量食盐或豆瓣酱的水饮马，马会吱吱喝得很甜。有时候用掺着豆渣、豆饼的干草喂马，有时候把马牵出去吃青草，有时候我还出去割马草。有一天，我骑在光光的马背上正玩得起劲儿，不小心摔下来，左手小指脱了臼，疼得坐在地上哭了很久。那是在乡下，这种小事情没有告诉父母，也没有去看医生，小手指变了形，直到现在都是歪的。

童年时代的二森范子，应当是一个健康活泼、有些顽皮的农村少女。

在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的黑暗时代，这位日本乡村少女在“国民学校”接受教育，读中学的时候就和同学一起进山，割草砍树，参与设置防备美军燃烧弹的“防火线”。随着日军战况的恶化，日本本土山区学校里的高年级学生也开始了战备训练。二森写道：

从小学五、六年级到高等科，我一直当女生班的班长。班长的任务之一是放学时检查教室的门窗是否锁好，因此总是最后离开学校……关上门窗回家的时候，我常常看见男生端着木枪、女生手持木剑训练。那时年龄还小，感觉不到战局即将结束的气氛，但是，听到天色渐渐变暗的校园里回响着尖利的“杀”“杀”声，我感到不

安，又感到恐怖。那种感觉现在还留在记忆中。

1944年，为了免于被战时强制征用，老师推荐二森范子进入日本红十字会的护士训练班。不巧，那个训练班是为“满蒙开拓义勇军”附属医院招生的，于是，这位日本的农村小姑娘在1944年春天十六岁的时候从山形县到了东京，然后从东京到下关，从下关乘船渡过朝鲜海峡到釜山，再乘火车往北纵贯朝鲜半岛，跨过鸭绿江进入中国，到达哈尔滨，开始了长达九年的异国生活。在哈尔滨，她完成了护士课程的学习之后到医院服务，经历了苏军进攻、“八一五”日本战败，遭遇了苏联军队进驻哈尔滨。苏军进驻哈尔滨给她留下了这样的记忆——

那天，我白天工作很累，夜里几乎睡死过去。同宿舍的哪一位一声尖叫，我被惊醒了。宿舍的窗户亮得异常，但并不是路灯那种稳定、平和的光，而是比烟花更亮的强光，在哈尔滨的夜空中晃动着坠落下去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我们从窗口探出身子眺望。远方，飞机的轰鸣声撕破夜空传过来。如果是日军的飞机，好像不应当发出那种奇怪的声音。突然，夜幕笼罩的大地被红光染透，几声沉闷的爆炸声传了过来。

“苏联？”

“真的？如果是苏联，空袭警报该响！”

一会儿，与日军飞机不同的轰鸣声、红光的闪烁、爆炸声连续不断。接着，四处响起警报器尖利的长鸣。躺着的人都跳起来，脱下睡衣换上制服，急忙跑到西病房下面的仓库里。

这就是我目睹的苏军进驻哈尔滨的瞬间。

苏军撤退、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进驻东北之后，社会局势才安定下来。1946年7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，解放军方面发来“请协助我们的医疗工作”的邀请，一辆卡车开到她工作的哈尔滨南岗日本难民诊疗所门前，她和高森庆子等五位日本女护士上了车，从此成为解放军的一员。

冒着国民党军队飞机的轰炸，战斗部队打到哪里，她们就跟到哪里。有过连续做手术、抢救伤病员的紧张，有过彻夜行军、边走边睡觉的辛苦，有过在夜晚焚烧、掩埋尸体、残肢时的恐怖，但经历了军队教育、诉苦大会、思想学习和现实生活的磨炼，这位日籍女护士对中国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，因此她将中国人称为“龙之子”。

《与龙之子共生》中“龙之子的诞生”一节，记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她从天津随野战医院南下、在行军途中帮助地方农妇接生的事情。

新中国诞生了。全院的人们一边庆祝，一边开始了

紧张的出发准备工作。虽然建国宣言已经发表，但与逃到险峻的山岳地带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的战斗还在继续，我们也要随军南下了。

到达天津之前一直是徒步行军，但从天津开始就不同了，我们开始乘火车。医疗物资也多到了用货物列车运输的程度。可是，列车的时刻表混乱如故，再加上分化成小股武装的国民党匪军不时发动袭击，所以行军的困难程度和从前相比完全没有改变。没有客车，我们和行李一起用货运列车移动。不过，一旦下了列车，在等到下一次列车到来之前，往往不得不步行十天左右。担架队也一起行动，那是行李负担很重的行军。由于国民党残余部队时而出没，我们的部队总是在夜里两三点出发。疲惫不堪，一边走一边睡觉的情形和过去相比没有任何改变。有时候会被提醒“喂，那不是路，走田里去了”，自己还是一边答应着一边睡。事后别人开玩笑说起来，自己竟然完全不记得。到老百姓家里宿营，按照规定要为老百姓做三件以上的好事。

从天津开始，每到一个小镇我们都要停留几天，开展医疗活动，一站一站向计划停留半年的济南移动。山东省省会济南被称作泉城，是一座拥有多处泉水的美丽城市。城市北侧，培育了中国文明的黄河宽阔、雄壮、奔腾不息，远远超出了“河”的意象。河床上裸露的黄土被河水冲成几道，宛如黄色的龙。